皇明史竊

徐趙張列傳第四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也嘉靖二年進士第三人授編修是時上欲考正一代禮儀永嘉請去孔廟王號階條三不必五不可疏上之上以其倡搖國是斥之外爲延平府推官三載進浙江僉事又三載轉江西副使皆視學政會選宮僚召入爲洗馬兼侍讀尋內艱起國子監祭酒轉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翰林院學士陞禮部尚書仍兼院學士入直無逸殿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虜薄

都城分宜當國不能借一籌猶緩語上曰饑賊耳不足
患階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是特虜有嫚
書求貢上問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上乃問階
階曰賊重且深矣不許則我戰守之具一無所有許則
彼逞而厚邀我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階曰
要有重於珠玉皮幣者能許之乎上悚然曰卿策之遂
矣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階曰請選
譯者至虜所詰其書非番文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令
斬出邊用先虜酋例貢馬行賞互市往返數日則我城

中之備完而援兵日益集虜必退不退而擊其惰歸可十全上曰卿言是虜尋以飽去上自是邊疆有警必咨詢階又明年遂以邊功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滿三歲加柱國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載加少傅改兼吏部尚書入直西內上分郡國所進五色芝授入直大臣緃藥進御謂階曰卿政本所關不相溺也階惶恐言人臣之義孰有過于保天子萬年者且非政本而何上乃亦授之芝階念今可以得上意者惟此耳上亦察知階忠謹且聞嵩子世蕃淫縱心惡之漸疎嵩有所咨

問不及嵩而之階加太子太師進少師四十一年御史鄒應龍論嵩去於是階始爲政署者三語懸示閣中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九卿科道見之拱手加額甚今不似分宜時矣階盡反嵩之政毋票旨輙請少輔同擬示不自專虜寇張璉平上以運籌功歸階辭不受賞十五年蔭加上柱國蔭一子尚寶司丞階辭上柱國是年煒乞致仕階獨當國不自安疏請增置輔臣上不允階曰機密之地非臣一人所當獨居國務不敢辭難有負上恩所以不敢又用前臣者

為主權國政討耳往日閣臣居首者不嚇乞骸骨人主欲留則留之不欲留則不留不敢擬此位爲私物使恩威常出於上而紀綱法度不至爲久而專者所攙耳上於是吏進尚書吏部嚴訥禮部李春芳俱兼武英殿大學士與階協理機務一人入日嚴事階不敢當僚案有所斷決唯唯而已訥亦謝政去上復進尚書郭朴爲武英殿大學士高拱爲文淵閣大學士朴與拱皆河南爲鄉曲相權甚拱入直以未有子毋寅夜潛歸上一日病顛扶拱盡斂其直舍器服書籍出之給事中胡應嘉遂

以是爲拱罪論拱會上疾不省遂晏駕穆宗嗣位會嘗
考察應嘉旣以吏科都給事中參預而復有所論救一
二同官於例爲迕拱遂以是得及刃應嘉朴爲擬旨斥
爲民階欲寛之不敢爭已而言官皆上疏論救語多侵
拱階乃改從外謫拱大怒而謂階結言路必逐已而後
快階遂引疾不視事四上疏乞骸骨有御史齊康者拱
之門人也復受拱指論階於是九卿大臣及諸言官交
章上請留階醜詆拱不容口拱不獲已亦引疾上乃外
謫康予拱歸而階始出視事言官尋復攻朴朴亦以是

冬謝病去人頗以階爲甚拱去而上時時齒及之言常

既逐拱而德階氣益張事無大小好與上彊爭上亦不

能堪矣而是時上好遊幸中貴人亦咸得言及外廷政

事一日中旨下掌兵以内臣呂用高相分監團營兵部

不肯奉詔上怒趣内閣草勑階曰團營之有内臣也起

于武宗先帝先帝已於二十九年裁革久已無營可坐望陛

下以先帝爲法如必復用内臣必取先帝所定營制盡

更變之臣等不敢恐聖心亦有所未安也上乃止已又

命修内教場勑中貴人習騎射階持不可亦止時當章

頗生事階每以故事裁抑之一品九年再滿加伯爵俸
同僚上欲幸南海子諫不聽遂乞避位章三上求罷不
允二三同列偕過階階問諸公何不爲階擬旨見命諸
公謝不敢階曰公等今不擬而令異日諸閹擬之乎竊
恐先帝四十五年收此曹權歸閣中萬一復失之可惜
也階旣視事亡何科臣張齊復露章劾階奸利六事階
遂懇疏乞休時江陵方入閣遂亦不欲階久居匕言內
臣李芳得旨允之階歸踰年拱復起時有邵樗朽者汜
南大俠也傳初聞階免歸走華亭謁之持一刺投閣者

閽者以布衣故傲睨良久乃爲通檮杌不懌及入見階殊無賓主禮意檮杌悄憤大言曰邵先生爲若計來若乃倨見先生余且去若無後悔乎階亢貴久不聞爾汝聲詫曰若安所爲老夫計也檮杌曰能令若入相耳階益詫以爲狂囈曰若一身落落不克自計而爲老夫計且而安能以相授人乎檮杌曰若井底蛙耳安知神龍屈伸變化乎吾且去遂去走河南見棋棋室甲淺間檮杌通謁大豪爽曰此快士也倒屣迎入坐上坐縱談天下大計及古今豪傑痛飲達旦檮杌喜而語棋曰公能

費二萬金使復相可乎栱謝曰顧安所得若多金且休
矣樗朽曰不必公金公善中貴人陳洪得公數行以謁
洪金可立辦也時洪已領司設爲大璫樗朽恃栱昔謁
洪洪言司禮共爲盛與於上遂召栱栱起兼掌吏部因
論今之所起大禮大獄得罪諸臣以反商政而待先帝
大不道栱意在欲上援遺詔追論階死階故不善教子
先帝鑒於嵩子世蕃嘗論閣臣教子大學士炌曰臣無
子可教階曰臣長子璠嘗獲罪幸陛下矜宥今在家餘
二子尚幼上曰有子不教何以不爲世蕃階惶恐叩頭

詡璘罪不知云何官太常卿與弟少卿琨皆貪鄙好權利階在政府二子置有私邸燕市中可數萬金階不知也有奴賈于蘇頗橫太守蔡國熙故廉潔士嘗以法外窮治之不少假階家居其友人王畿規之曰田至二十萬盍損諸階唯唯俛而子姓共短畿曰是且奪民財爲作說客耳階亦唯唯畿復詰之階曰小兒輩意殊不爾畿曰子何溺兒女子言不能以父制命哉行見子之及於禍也至是給事中張櫓拾其三子所以侵奪民田狀爲拱吠犬論奏之言下按臣遂治拱乃復起蔡國熙爲

蘇松兵備副使松民附影相關十百爲群排階門剽竊
述傲捶擊啞譽階俛首無一語數閉户自經爲家人制
之不得死蔡國熙盡羅織其事附爰書階三子皆坐戍
子姓僕從内外親黨株連無孑遺没其田六萬畝按臣
以聞階從困中上書拱辭頗哀拱心動乃令改讞國熙
聞而變色曰高公賣我使我任怨而自爲恩乎何拱遂
階事乃盡解三子皆得復官家人不罹一笞杖張佳胤
爲巡撫盡務爲調停絀奸宄之擊階者高拱新鄭人字
肅卿嘉靖二十年進士拱有才氣而性剛愎既位首輔

音以無前惟意之師昌言于朝曰老臣謬膺托孤之命社稷宗廟事重不敢不竭股肱之力今而後凡有傳奉中旨以及府部章奏皆宜公聽並觀博諮詳覈咸折衷于老臣以復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義是時中貴人保內據幾務交關兩宮拱欲去之以清宮禁保知之遂矯中旨先逐拱忽以昧爽傳制皇后懿旨皇貴妃令旨皇帝聖旨曰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同吾母子三人受遺命東宮沖年賴三先生竭忠輔佐以安社稷今大學士高拱攬權擅政朝廷威福輒敢自

專不復知有主上罔測其意欲何爲吾毋子驚懼不安高拱令以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即日出京回籍其諸大臣受國厚恩各宜洗心滌慮毋蹈此轍于是緹騎兵卒踉蹌迫逐拱僦騾車遄行囊篋蕭然無遺大臣去國蓋未聞狼籍至此者歸六載卒又二十餘年乃得贈太師謚文襄附歸一十五載而年八十天子遣行人存問明年卒贈太師謚文貞孫元春以進士爲光祿寺少卿階有二誨戒元春曰無競之地可以遂忌無怨之身可以遂忌元春奉爲守官之訓云

論曰嘉靖之季天子齋居西內階爲青搆日撰玄文以稱上古孔子稱所謂大臣以道事君殆不然乎雖然者階所署政事堂三語雖古賢相何以加諸繼事莊皇群瑞方爍殆不能燃言路大張上爲北發亦厥幾乎一代之名相哉可恨不才三子愛令智昏乃至忘其舐犢之醜爲之閉門祈死上書乞憐亦足哀也夫三子所不能爲世蒂者一間耳此不干竊于朝廷亦每侵牟于百姓故知敗類者同其處矣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階獨不能以止延戒其子乎孫叔敖將死囑其子曰王數欲

封我我辭不受我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荊楚間有寢丘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叔敖死子窮困而負薪王召而封之遂請寢丘食十世不絕嗟夫階田二十萬能如寢丘四百戶乎

趙貞吉字孟静内江人也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是時上稍惑志方士貞吉疏請敷求真儒講聘徵之典乃祖宗舊章至于列聖亦有令甲英宗例嘗聘江西儒士吳與弼矣憲宗朝嘗徵廣東貢士陳獻章矣列上遂爲生聖明應期御世真大有爲之君也則何爲

而不生名世之臣與之相應相求也哉故曰雲必從龍風必從虎聖明既作賢哲快覩乃今遲久而未相遇者無亦求之有未至也乎蓋文藝之科有司之式可以旁搜中才而難于坐致不召之士也故必有渭濱傅巖之事而後足以當今日大有為之運臣請以商周之事明之昔周之文王承累世之餘基嗣太王王季之盛德西土君子當必滿朝而邦民兆一之大業則必付于渭濱之釣叟商之高宗起于殷道方隆之日遺老故舊應必足用而鹽梅舟楫之寄必托諸傅巖之築夫當是之時

二賢非有希合於世之嫌也殷周之制非别無取士之科也而二后則特超然爲格外之選二賢之旣得遭遇也則投竿釋鍤位登台衡不崇朝而知大業之可定不下帶而知正學之可明君臣相逢機動神交洋溢兩間輝映萬代所謂惟非常之士建非常之功惟非常之君能用非常之士也故不以文王高宗之事望我皇上者是上負聖明若矣不以呂望傅說待天下之士者是下誣豪傑若矣陛下若以二后爲敷求之式則何遠不動何幽不應以二賢爲得人之準則何取不精何得不異

亦于求賢而逸于得人得一人焉如呂望而用之得一人焉如傅說而用之則何願不遂何功不成陛下豈謂世無斯人哉燕齊之國尚有管樂炎劉之季亦生諸葛況乎巍巍盛朝中天而立薄海内外豈無一人抱王佐之略而處者乎臣願陛下廣求真儒而後太平之業可期也若果求真儒也天下事自有任之者矣何待於臣瀆告也乎蹴上慨然有國無其人之感焉閣臣見之皆不懌二十七年虜薄都城是時貞吉遷右春坊右中允擢國子監司業虜執御廄内臣八人去俺酋踞坐氈帷

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爲我致書許我三千人入貢則解
圍不且歲一虜而郭上命百官集議日中莫有發一語
貞吉獨出抗言曰此不必問恐後生懦夫闒不解事多
苟可許則三千人入城恐爲蠻驛中莫之容也虜放深
入震驚宮闕不務驅逐而畏其恐嚇許之入貢何異城
下之盟斷不可也檢討毛起曰事棘矣姑許之使出塞
而後郄之若何貞吉叱之曰謬語中貴人入以問上召
二人入對西內貞吉先謁相嵩西苑在中嵩辭不見貞
吉怒叱門者會趙文華趨入顧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

罪嘗徐議之貞吉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貞吉貞吉見上大言陛下宜御奉天門下罪已詔追獎故都督周尚文功以勵邊帥釋給事中沈束之獄以開言路且士卒不力以主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金所且立盡矣上聞貞吉言壯之嵩已啣恨貞吉即請擢貞吉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敕宣諭行營將士頒五萬金佐募首功然不予以督戰事權統轄諸將行事嵩蓋特齮齕之將甘心焉貞吉單騎出城首詣總兵仇鸞次過諸將付首功金宣上旨

激勵諸將人人陽喜諾大殺賊即語以奇畫不聽遂還復命虜退上追念貞吉初何忼慨第為申理周尚文沈求而蘇金不能得一首功又何往誕甚也詔杖九十謫荔浦縣典史久之量移徽州府判遷南部郎歷南寺司鄉佐久之入戶部為右侍郎甫四旬嵩嫉之言官論之去隆慶改元起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新登極初幸學祭酒當坐講時推貞吉撕之上見貞吉音吐鴻鬯言論侃侃心偉之叫知為新起用臣益喜命充日講尋遷出為南京禮部尚書上顧講筵不見貞

吉名還禮部兼翰林院學士掌府事仍爲日講官明年入爲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吉稽首陳謝言上曰臣觀近日朝綱邊務多有廢弛臣欲抗身任事未免致怨惟陛下主張于上容臣得以盡力臣誓不敢有負任使上曰卿其盡心贊理貞吉既以八月入參大政九月虜寇大同總兵趙岢棄城走且以捷聞按臣參論之貞吉欲正其罪兵部尚書霍冀及閣中三輔臣皆不肯貞吉曰國家之事最重者在邊防若大同一鎮功罪不明則諸邊視效皆怠玩不復可整理矣吾備員參勿

尚不慊慚而思退乎遂疏請解輔職退就講官修舊業
上慰留之貞吉疏請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言我朝
內外衛兵分隷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
前代強臣擁兵之害其爲聖子神孫慮至深遠也永樂
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
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爲三大營其實皆五府之兵也夫
我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而得將將之法我成
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而得將兵之法此祖制之
盡善所當世守者也嘉靖庚戌變起欲爲賊將仇鸞之

地請于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于勳夫于五府之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餘萬之衆而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矣何使鸞遲于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鸞誅而以鎮遠侯顧寰代之寰惟知退讓自守以保勳名以避嫌忌耳然而營兵則日弱矣將強而如鸞則有不軌之虞將弱而如寰則有不振之弊國家與其慮寄避而兵將不足恃誠可為之寒心矣臣愚竊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請將

見操官軍九萬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之責令閱營教習依法訓練仍以文臣巡覈之春秋校閱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縱皆得奏聞而賞罰治行焉務令五營齊成精銳先將戎政印收入内府有事則領勅掛印而命將于閫外事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于營中太阿之柄獨持于上而輦轂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聽調聽戍隨所用而無不宜矣轉弱爲強之道實不外此今若徒狃于戎政廳之設而不遵祖宗分府分營之意則將權重而遴忌

愈多兵不敢練也卒伍混而分數不明兵不可練也責任歸于一人而觀望推諉者多兵不能練也夫與其操兵權于一人坐視其廢弛以趨于弱孰若分其權于五人令其各自操練互相奮勉而漸趨于強以壯國威也哉上下其議兵部兵部尚書霍冀與貞吉不相合謬其說曰京兵之訓練不在營制之更張在將佐之得人沮沸行上特加貞吉太子太保兼掌都察院事上有所不悅於貞吉路詔吏部考察科道官貞吉疏請止之弗聽時大學士高拱兼掌吏部貞吉因以都察院得共事兩

人平日相引重顧拱性迫急不能容物而貞吉又素負
直意氣不相下會察日遂以去留異議大相詬拱恨甚
吏科都給事中韓楫拱門生也於是爲拱上疏論貞吉
矣貞吉與拱各任氣爭論俱求去上知兩人不可並立
遂允貞吉歸拱乃裕邸師臣上故慰留之然吏部權拱
不能辭也貞吉歸後貽拱書曰僕抵家閉戶追思往咎
慨然嘆曰今之世惟公能知我惟公能護我亦惟公能
恕我往者合聚歡若骨肉一旦乖隔即成參商是貞吉
之罪過薄德甚矣然細思之貞吉與公比肩出入十有

月未有一言之郤貞吉雖不肖然自謂惟我爲能翼助於公嘗語公曰大有之世惟匪過於盛可以免咎夫子曰善處此者可謂明辨哲矣夫哲人知機知柔知剛知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矣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爲快哉又嘗語公曰數十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其欺罔君上賄賂公行綱紀蕩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陋弊已甚公秉扶輿清淑之氣剛毅爽朗文章蘊藉具八面應敵之才居登上賓友親臣之任振而新之在此時矣不可讓也僕

雖庸劣願效鉛刀之割自列于散宜南宮之儔以佇觀
公勲庸之焯茂夫此二語者僕常常而言之公亦常常
而聽之今猶在耳也嗟嗟僕欲以此義佐公安知竟以
此得罪耶然僕自謝事別來終不敢以纖芥有憾於公
拳拳一念猶慮公舉措萬一或過則社稷奚賴焉故茲
再述前言以獻于公前其用意區區迂而可笑又如此
韓子曰人臣尚同非國家之利古之君子不盡以同爲
貴也嘗觀宋相韓范富三公在位議政未嘗盡合韓范
于西事大相矛盾富議高郵守事有異范公因漸解去

論當議讞事終身不合當公老猶慄慄焉故知古之君子以不一切扶同爲正也僕身已老行將逃禪寂以消餘景耳駟馬高蓋甚憂甚大又豈至借此獻諛希他望哉惟念公高明慈恕必能終始知我又惟善人能受善言惟賢者所當責備故敢援筆不休唐突記室以自附于古君子之義惟公亮之復有書與張居正曰僕嘗自謂早歲識公如永叔之服子瞻也晚年視公殆深源之比安石矣夫虛名沽譽行者之於沉毅雅度者直霄壤耳抵家與邑中士人道中朝人物謂之曰我服公者有

留侯之智略具謝公之襟量他日必能殫忠竭思爲我
皇上成太平之美治吾儕樽散自合山林耳無不舉手
遥敬公之譽望殆揭七星之芒寒矣僕歸檢舊書及初
服仰思假息止五柳村中人物日者誤入九棘三槐中
祇益暴其苦其僳拙耳公應笑而憐之必不棄也必不
罪也僕蝸處護生幸有青眼故人在九天之上撫松鼓
腹安枕卧矣又何患焉歸二年上崩而拱逐居正當國
萬曆四年貞吉亦卒贈少保謚文肅
論曰趙貞吉亦一瓌奇之士讀其請求真儒一疏覙覼

一代之胡紳何英雄之欺人也比及庚戌追念往日於
君之言士有鷹揚之象能斬胡酋之首以懸于太白
旗者何人哉赫赫天朝不得借一骨樂于燕齊之小醜
貞可爲之於邑貞吉自顧其身徒有請纓之志且不爲
于蕩浦之行豈命也夫迨至入參密勿總攝臺綱已矣
于尚王亨祭之秋所與共調商鼎者乃在於剛復自用
之新鄭頳昧師濟之義一以意氣相加遺其去克諸
謙之風亦已遠矣往昔所稱休休有容之度豈猶愧於
一个臣乎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也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諸吉士多談詩爲古文居正獨不屑也潛求國家故典以與近日時政有取衷之院學士徐階時已以公輔之器矣留授編修久之遷右春坊右中允領國子監司業事時高拱爲祭酒拱自負以裕邸受經師必且相而謂居正材且勝我歡相得已而居正遷理坊事遂選侍裕邸講讀王數心屬之邸中中貴人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甚相善也裕王既即大位邸中故講臣皆進內閣預幾務居正以院學士進吏部左

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總裁世宗實錄同知經筵其秋進
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時閣臣六人徐階最爲老
宿於若揆與李春芳皆好折節禮士郭朴陳以勤皆重
厚長者獨高拱很躁而以不容於言路引去居正最
後拜獨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偶見九卿他亦云所
一納深中不露朝士多畏憚之其威望重於他相上疏
言大事一曰簡議論二曰振紀綱三曰重詔令四曰覈
名實五曰固邦本六曰飭武備上褒諭下部院議行疏
中皆慨于世宗末年政體日漸陵夷亟欲一振刷之未

能也已而拱去而春芳代趙貞吉尋入位居正下然台
翁長輩間呼居正張子有所語朝事則曰唉非而少
輩所解居正內恨不復答而與中貴人李芳謀召用
拱俾領吏部計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至春芳去貞
吉不能為拱下亦去一時同事諸閣臣去且盡獨居正
與拱兩人在然拱甚猜淺居正巳弄于股掌中矣言官
先後抗章極論拱拱客言居正實使之拱面斥居正數
其曰居正頰赤强笑謝罪而已亡何上晏駕司禮監貴
人馮保數為拱見擯素恨拱遂構於皇后皇貴妃立

拱而歸相權居正上幼冲居正尊上生母李貴妃徽號
為慈聖皇太后徙居乾清宮俯視上主持內秉馮保俯
楠肺腑內臣居正加左柱國進士以大學士上衛
上也嘗諭居正曰父皇昔在御日嘗一再於德音謂先
生也而高拱邪先生率自愛悉心見輔居正頓首泣謝
自以少輔幼主然以天下為己任政自己出而又慮
朝內既已會人士既竣事其敕諭請於上召群臣廷
傍之敕亡蓋明理道之者在正人心勸阻之機先示所
向朕以冲幼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而谷所頼文武

賢臣同心畢力嚮乎其底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缺鑽窺隙竇巧為躐取之媒鼓煽朋儔公肆擠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為無用認諂諛便捷為有才愛惡橫生恩讐交 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為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張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上爭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御茲始解澤方覃鉏刈或及於芝蘭將網恐驚乎鸞鳳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俗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

赫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滌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苟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噂沓以詭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於匪朋以累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昌言讜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尊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

躋於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宜垂功名於竹帛綿祿蔭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沉溺故常堅守途轍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勑下百官悚慄居正既當國中外想望其風采居正一意以其初日所陳六事力行之首則重考成於部院六科及外撫按凡所奉行章奏各以大小緩急爲期限撫按不如限部劾之部不如限科劾之六科不如限則聽參於內閣一日萬幾即欲以一日行之而毋令窮閣內外官復重久任責成功綱國守

州有異等進廷陛慰勞之六曹稍有功能拜卿寺轉參
省有司積穀不如數不得陞遷此其用人行政之大凡
也謂國家大事在農賦役不均難乎爲民盡取天下之
田口清丈之俾足國初之故額而不爲增減民無逋賦
官無重歛用給事中楊言之說治驛傳自兩都大臣及
各省方面悉令就民舟車不得濫及置郵中一夫一馬
用提學御史楮鈇之說清學校歲考嚴於沙汰士初試
而隷學官者大邑不能過於十五人虜歲與我互市饒
馬則藏民種馬令以其價納歸太僕歲可積金四百餘

蓋此又其撙節理財之大畧也居正事取獨斷呂調
張四維先後二閣臣雖共事不敢有所持諍拱手受
而已三四年間弊幾盡剔法紀亦張留都一小閹醉辱
一科臣給事中趙參魯請究治之論頗激焉保意不悅
居正爲降旨謫參魯于外爲典史甚臺省中多不平居正
亦自忘其操切而莫之顧也於是戶科給事中余懋學
疏五事皆以諷居正奪職爲民御史傅應禎繼言之引
比王安石杖而戍之遼撫御史劉臺極論其專擅威福
自比於太祖時丞相宜亟抑其權勢防僭逆之萌居正

憊甚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上下御坐手挽之曰先生起吾爲逮臺竟其獄以慰先生臺下詔獄上命內閣杖之百而遠戍之時物議頗矜剝居正不自安陽具疏爲解免杖奪職然心終未慊也陸來常貽書諷其處諸人太過居正答之曰公抱超世之識尚未知僕所以有鉏承危之心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橈彖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橈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而商周

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為中也僕以一豎儒權十餘齡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自僕當事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頹廢為務而疾之者乃倡為異說欲以抑損主威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乎中處[illegible]時者也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惜乎上以師臣待居正所賜御札皆不名稱先生或稱元輔居正有子嗣修得舉禮部上拔為一甲第二人謂居正曰無以報先生功貴先生之子以少報耳居正叩首謝恭進

左柱國太傅上將大婚慈聖將去乾清宮返慈寧諭居正曰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先帝付托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几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焉賚以蟒衣金幣云何居正父卒上聞日遣中貴人慰問視居正一二阿附近臣於是倡言上冲年未能親萬幾何可一日無相公遂進奪情之說而居正惑矣居正俛乞守制頗露意於馮保言上固留之於是院部臺省官皆上章請留居正益無意於奔喪而試滋甚請不遣

朝青衣角帶入閣理政上大婚被紫橫玉以從事百官箝口不敢言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咸具疏請勑居正回籍終制進士鄒元標則極陳居正以元宰而首斁大倫何以師表天下且其人學尚刑名無所利於社稷用深刻之吏沮豪傑之才遺其親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諸臣疏入上皆下旨廷杖之獄中行用賢奪職去餘三人皆謫戍居正初自負其行政又得君專朝臣無敢難之者及于論者紛紛遂益思以威權劫之無所顧忌已而人言稍寢

始乞歸葬其父上允之撫諭之曰朕不能舍先生恐亦傷先生懷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倚先生葬父畢幸即還朝諭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命司禮監張誠供張郊外餞之百官以班所過藩臬守巡檄使持廉參吏部尚書禮學使者趨迎爲前驅巡撫都御史陳瑞鄖陽都御史徐學謨皆乘素幰輿來會葬旣畢葬而兵備憲臣與分守閫帥請大閱居正欣然許之服上所賜繡蟒以御大出其金幣勞賜加等時遼東奏捷上復使使馳諭居正定爵賞

居正爲條列以聞而大學士調陽累疏乞休矣比還朝
道經襄陽王出候折簡邀宴居正不欲執臣禮辭不入
王強而後可於是直入至偏殿具賓主而出過南陽唐
王亦如之抵京百僚班迎入朝上延之平臺予假十日
而後入閣巡按御史趙應元以未會葬請告居正之門
客僉都御史王篆要務其長陳炌論糺應元斥爲民户
部員外郎王用汲疏炌阿附權臣且言上今春秋漸盛
自宜獨攬乾綱不宜委政於衆所阿附之元輔何者威
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也一寄之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

倒持矣居正怒甚亟言向者劉臺爲專擅之論今吝用
汲造阿附之言皆人主之所深疑也小則使臣身大嫌
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此孔子所以惡
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是碩命大臣義當以死報
國雖赴蹈湯火皆所不避況于毀譽得喪之間皇上不
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徇人必不能違
道以干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
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
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揑造浮言欲以熒惑上聽紊

亂朝政者必舉祖宗之法請于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言之所以報先帝而忠于皇上之職分也上從居正言奪用汲官斥爲民而且累百餘言褒美居正戒飭言者繇是大小廷臣人人俛首俯事居正無敢有出一語者矣上漸備六宮宜進太倉金錢居正乃令戶部具列萬曆五年及六年賦入之數而以出數比之常溢進陳御覽且言近日考成之法行徵解了時頗今江南北民窮甚河南水纖輔旱徐宿間民俗於皮爲附賑之不可緩乞皇上首樽節于宮中服御可省者省之賞賚可裁者裁

之至于布施以惠緇黄䟫若寬恤百姓存活億兆功德尤大也上爲首肯蠲貸詔時下而江南貴豪家閒多巧避不肯完賦於是選擇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民怨尤甚居正服除上賜白玉帶一圍大紅坐蟒盤蟒各一襲府嘗會試于懋修敬修與四維子甲徵皆中式而敬修狀元及第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上書言時政不便數事陰詆居正居正怒欲逐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逐之是成其名也國光請爲公任怨出世卿爲藩國長史尋大察去之先是論居正者穆懋孝元標等已遠戍國光皆中

以考察之例杜不得再用一　御史復以宅事追坐劉臺謫遠戍尋斃死其昏誖若此人已知其不久矣上初郎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甚有力焉小所扞格輙以聞慈聖而慈聖素訓上嚴切責之甚若且曰內庭可矣御使張先生聞之奈何於是上甚嚴重居正而馮保意自得所以事上不能一一切從順上漸長而厭之時上每有用事皆貴幸而不甚保之兄凌存正皆請於上削為淨軍因勸上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儲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

講學以資治理上迫于太后不得已皆報可於是左右所親信而他失馮保意者所餘無幾矣居正當上初嘗纂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應陰陽之數繪為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名曰帝鑑圖說上之至是復屬儒臣記高皇帝及列聖寶訓實錄分類而成書凡四十款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上言動日命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備顧問上優詔褒予滿十二載加上柱國太傅疏辭上柱國時視四維等若不屑與稱寮寀四維等事之逾謹而居正則亦已

病矣四閱月不愈盡百官為祈禱遷東復以大捷聞進
太師尋卒上為輟朝數日贈上柱國諡文忠於是四維
始為政而事漸變矣上故所幸中貴人張誠見惡馮保
上不得已斥之外於是復入遂悉以保與居正交結恣
橫狀聞上且言其珍玩寶藏踰于天府上心動於是執
保謫為奉御居南京籍其家得金銀百餘萬兩珠寶瑰
異以萬計上以是益心豔居正疑其所積當過於保而
是時言官新進者益務攻居正御史楊四知語尤峻上
於是始奪居正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再奪諡而壬

篆王國光諸人皆以次斥削中行趙
用賢鄒元標等皆召還遷秩有差劉臺贈光祿少卿四
維知海內之怨居正深一切務爲寬大以收人心而法
度漸廢弛矣居正故搆遼王見廢遼王之妃上疏辯冤
且曰庶人庫中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蓋讐言也上命
籍其家居正諸子則已先焚毀其奇貨禁物籍料黃金
萬兩白金十餘萬兩敬修自經死詔留田千畝贍其母
言者益籍籍上復敕法司盡削居正官秩戍其弟都指
揮居易及其子編修嗣修

論曰孔子稱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嗟夫挸其有才不逮周公者哉張江陵不可謂非一救時之宰相也內擁六尺之孤外秉國鈞之重太后信之主上任之攝行天子之事當其時以視周公之昔日於成王也非異人任然而二三君子至有訾其攬權者何哉嗟夫人主而能剛明獨斷也宰相安所用權哉使值幼冲之主而權不歸於宰相豈必旁落於閹寺宮闈嬖倖也而可乎故宰相不可無權要在有權而不自用耳方周公之初攝政天下之權盖亦不盡

以自牧是以管蔡得流言以間其政也故其詩曰風雨
所漂搖予惟音曉曉及管蔡誅而後權一於周公周公
一其權而不以自用其權也故其詩曰公孫碩膚赤舃
几几洪範之書曰無有作福無有作威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夫以無作威福之心威人福
人之權要使人無有偏黨反側而已者周公是已故夫
江陵之所以敗失不在收權任事在于有權而自用之
以行其私一失爲奪情再失爲自貴其子弟二三宰輔
雖日托同寮而陪後乘反不得與末議而有短長其所

與同心而圖天下者又皆貪冒憸壬若王國光王篆之
嶠則又假江陵之權以各行其所私棄仁恩尚奔兢公
忠正直之士纍纍無有儀氣積禍怨之極惡得無敗哉
然秉國十載天下井井則亦收權之明効也雖然江陵
之世士大夫之所爭趨而懼不得當者惟臺閣數年以
來當軸元老一切過爲謙讓仍頫無權士大夫之所顧
慮而懼不得當者惟閣官於乎懼在臺閣銜可言也懼
在閣官不可言也若徒鑿于江陵之所以敗而分其權
於閣官倖幸則將焉用彼相哉

道學傳曹薛吳陳胡列傳第五十　東莞尹守衡著

道學傳盖始於宋史云史爲濂洛關閩諸大儒相與推明孔子之道故特表異之粤稽史記太史公錄本明道然作孔子世家又爲七十弟子作傳未爲不知尊孔子是特秦火之後申公胡毋生諸儒講論六經乃又列爲儒林老聃與孔子同時孔子見之學禮稱之猶龍太史公以與莊子並列爲傳不得同於孔子盖古之儒者出於一入乎儒者爲吾孔子之徒出乎儒者如老子則與

吾儒之道學不共席而談也其後釋氏入我中國後之之士爲吾徒者往往竊釋之似以亂吾真遂與吾道中分作韓愈氏出乃復辟而闢之原道一論如日中天而古之爲儒者醇與疵亦自有分矣有宋諸大儒後先迭出講學之風雲蒸霞爛上接洙泗之真傳於是道學之名始彰道學傳所以特標於宋史而異於前史也爰及胡元儒而夷矣迨我明興於是曹月川先生倡起澠池河津繼之兩先生固肫肫古之儒與繼是而胡敬齋陳白沙陳布衣王陽明三四君子今皆推爲當代大儒門

鉅子很衆亦多名家余故本宋史而爲道學傳使後學尋孔氏者亦知有所師承云爾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也端五歲隨父歸一老人出見河圖洛書遂畫地質父父異之父呼群兒語曰吾九歲失怙恃零丁孤苦又值元末兵戈擾攘救死不贍奚暇詩書聖賢之道宜其如夜行爾爲我讀書歸言於我我願行之諸子拜對曰端也可乃命端學十歲通孝經語孟學庸諸書十一讀尚書十二讀詩十三讀禮記十四讀周易十五讀春秋十六盡讀通鑑綱目周禮儀禮諸子

百家書十八補諸生爲父著書夜行燭其言一在於破愚俗正人心其大指歸本于禮教邑民故多信從祠會端受攝澠池儒學事上書于令悉毀之永樂八年舉于鄉明年會試乙科第一人授霍州學正或言於官非其好端曰不然古人惟教學半余得是除善其溫故尚可知新至霍則與白雲先生同升講席白雲先生先是霍人請爲賔師聞端至避席去端命諸生敦請與論答甚相合諸生幸甚白雲先生語諸生曰學不厭教不倦慇不遷過不貳曾夫子之盛德也其知古今之宜達事變

之節尊所聞行所知區區莫能及之古云經師易得人
師難遭諸生今得人師矣由是諸生悚勵四方來學日
衆其學一以聖賢爲的其教使人易知易從霍人高文
質語人曰吾聽曹先生講話饑可以忘食寒可以忘衣
張方岳行部端出迎不拜張臨之暴甚已廉其學行執
端手曰吾今日乃知曹正夫也大書廉靜二字旌之人
遂稱廉靜先生居十年內艱歸澠池其冬復丁歸一老
人憂一守文公家禮以襄大事廬墓四年諸生復就墓
次而來學服闋調蒲州西州知府郭晟造焉問政端

曰其公廉乎古人有言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晨拜手受教蒲人馮祥嘆曰我自見月川先生聞一言則行一言見一事則行一事二十二年考績蒲霍諸生爭上章保留霍先至遂復任霍州端幼喜觀太極圖自作川月交映圖擬太極因號月川子故學者常稱月川先生端曰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刻苦讀書座下兩足所著磚皆穿嘗曰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又曰端弱而學儒若爲流俗異端

祈因後數年方漸脫之放之而至于一正之歸然尚為科舉之學縻之自強以來潛心理學初君謂孤冊而泛煙海渺茫瀰漫傾洞浩瀚莫知涯涘恍惚艱甚者久之遂知命而後方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性即理也理之別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隨意取名不同而道則一而已六經四書之後闡明開示至當歸一之論惟濂洛關建大儒真得孔孟宗旨晚年自稱伊洛後學身任斯道力行于躬推教于人進講諸生雖隆寒盛暑不冠帶不相見或有扣問夜必與

食必輟其勤引俯就類此教官二十七年宣德九年卒于官年五十九葬于霍蒲霍澠池皆立祠比閼里河東薛瑄贊其像曰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言有德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端者述有四書詳說性理文集周易乾坤二卦解義太極圖說西銘通書述解孝經述解儒家宗統家規輯畧存疑録拙巢鳴等書大司馬彭澤曰我朝道學之傳斷自澠池曹月川先生始白雲先生霍人李德也篤學好古有悍客擾攜妻樂造其家去德鑿地數尺易以新土曰祖宗遺

俗第宅而被女樂汚之不孝所致也月川最高其行誼
端長子如玉有孝行正統元年霍州節判范禎舉賢良
方正不就也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瑄年十二能詩賦稍長從講
周程張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盡焚詩賦潛心理學
每慕張橫渠讀書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中夜潛思有
得輒起燃燭疾書今所傳讀書錄是也永樂十八年父
貞教諭鄢陵因補鄢陵諸生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登
進士第適外艱宣德二年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

廣銀場笥中止一性理大全書自隨正統元年初設提
學憲臣瑄岀僉事山東臨校諸郡日與諸愽士弟子員
親講觧山東士人咸呼爲薛夫子瑄爲御史時三楊求
一識面不可得三楊故重之璫振問西楊吾鄉誰可爲
大臣者西楊以瑄對召入爲大理寺右少卿久之振語
西楊薛少卿何久不相見西楊知瑄之與李南陽善也
語賢諷瑄詣振謝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受官公朝拜
恩私室吾不爲也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
獨立振知其爲瑄也詣瑄前述揖併謝罪內甚銜之振

好王山私一武夫妾欲娶之武夫妻持弗肯子武夫本病死山令妾以毒殺誣妻坐妻死讞具瑄駁還之都御史王文諂事振劾瑄受賄枉律出人死請廷鞫振諷言是因懸死竟坐瑄死繫獄瑄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愧手持周易讀不輟已得大臣申救免歸田十四年給事中程信薦起爲大理丞分守北門禦寇景泰元年總督松潘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御史劉孜奏瑄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宜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閒秩乞召供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曰內

關係朕簡任非人所得薦者不許太監金英奉使自南京還言於朝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四年秋召入爲大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是年丁考禮闈五月轉左瑄見曹石專用事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致仕歸路糧絶餔西猶未食于惱之瑄笑曰我雖困而道伸矣也家居談道四方從學者日衆常以程氏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瑄曰存心端坐即是居敬或讀書思索道理或應事求當否即是窮理又曰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嘿嘿多言而能

存者寡矣瑄沉靜簡默講學貴實踐不尚辭說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有讀書錄二十卷皆躬行語瑄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猶無益也平生一字不輕與人一言不輕許人一笈不輕假人我朝道學瑄與[illegible]端不立門户皆所謂躬行君子也瑄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隆慶五年從祀孔子廟庭

吳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也父溥爲國子司業事建

文君永樂中爲翰林修譔與弼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一小樓日取四書五經先儒語錄潛心玩味足不下樓數年每至精思寘會之極文王孔子朱子夢寐中常見來相訪中年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己分少飲食誨教景泰七年冬御史陳述薦于朝詔撫臣禮聘未起令天順改元石亨講於南陽後疏薦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

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命聘與弼寔聖諭以
令下善卿草勅加束帛遣使聘勅曰朕承祖宗丕緒
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
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
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爾乃嘉遯丘園不
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啓沃之
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
豈其本心諒爾于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告
隆詣爾居所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其幡然就

道以副朕翹待之意與弼聞命以亨薦不欲仕赴闕恩賢言于上特授左春坊左諭德更賜銀幣與弼既上降旨曰幣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明日召見文華殿上曰朕重卿學行特授宮僚煩輔太子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日加虛怯以是不能出仕非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情爲當道論薦聖明過聽寵書東帛天使造門微臣不勝感愧力疾來謝皇上厚恩臣年已六十有八矣老疾衰朽之人實不能供職上曰優閑不必辭對曰朝廷之職甚臺諫之次宮僚爲

舍像亦衆不專勞先生賜文綺酒米遣　臣牛玉送
館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復疏
辭至再上每降旨勞勉與弼遂稱病篤留邸兩月上復
御南陽徃諭上意與弼固辭上乃許之後召見文華殿
上弼疏陳十事上遣行人王惟善送歸賜勅慰勞曰朕
惟自古英君誼辟莫不好求賢士以臻治理故復位以
來思先務莫急於此聞爾與弼懷材抱道遯跡林泉
特遣行人齎捧書幣造廬徵聘爾乃惠然肯來深慰朕
懷煩輔導東宮特授春坊諭德爾以衰老固辭朕

悉不允留之數月病勢不已乃知本心非不欲仕第以

能仕　嘉耳於是特允所辭且以[illegible]獻易朕足見忠

愛之誠仍遣行人送還故里賜以銀幣用表至懷

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膳爾其優游桑梓安身樂道

以度遐齡尚精力未衰尚其無忘纂述以繼前賢輔教

化[illegible]之意與弼既辭歸嘗嘆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治

[illegible]矢必除之吾可出講學多舉伊洛成語勇於[illegible]

性[illegible]剛毅慕明道之和易力底渾融陳公甫就學

見康齋晨光初動手自[illegible]穀[illegible]見其子曰秀才[illegible]

只此如何到伊川門下又如何到孟子門下動欲擬聖賢若此嘗病宋末箋註繁蕪故不輕於著述卒年七十九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遯世無悶康齋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康齋康齋曰過吾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犂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我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年二十舉于鄉再試南宮不第聞吳聘君講學臨川發憤往從之時年二十七居半載

遂歸閉門盡討群書忘寢食三年已而曰雜矣棄書不觀胥靜于玉臺山中又三年已而曰偏矣於是築室白沙聚徒講學其學以自然為宗其教使人去耳目支離之形全虛明不測之神海濱人初聞之駭為禪而獻章名日益盛門人日益親成化三年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異以為真儒為延譽公卿間而獻章名震京師矣門人初就獻章所居里稱白沙先生於是天下人無不知有陳白沙者雖一峰莊定山兩人當世名士與獻章結道學交而給事中賀欽

貽厥章論學辯組相從進士姜麟奉使貴州特迂道至
白沙謁見出語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
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人問之曰活孟子活
子壬寅廣東布政使彭韶巡撫都御史朱英乞後疏
薦于朝詔以聘吳與弼故事起之而吏部言獻章乃聽
選監生非隱士比移檄徵至京師令就部試獻章辭以
舊疾轉增卒不就試懇乞終養其疏曰臣母陳氏年二
十七而寡養臣教年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
臣幼時無歲不病至于九齡以乳待哺非母之仁臣委

清媺久矣臣生五十有六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未有如臣母愛臣之至愛臣之深者也臣以母恩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爲府縣所白已蒙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顧臣母以貧賤早寡衛仰無聊股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臣憂愈病愈病愈憂愈憂愈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

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惟陛下以大孝治天下以至誠體萬物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已之念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終獲終臣病痊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疏入明日授翰林院檢討詔令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歸至南安太守張弼與獻章素相重問曰先生學康齋者康齋赴召不受職先生竟受不辭何也獻章曰康齋先生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王志惜特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

康齋意康齋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始終願仕故不敢虛辭以釣名自後屢薦不出翰林張元禎訪獻章問學獻章曰夫學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答之詩曰寄與了心人素琴本無絃與湛雨詩曰君若問爲魚爲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或勸之著述曰伏羲著述數畫耳况畫前元有易乎獻章風韻自足動人入粵縉紳無不造廬請敎雖中官貂璫島夷宣慰欣在下風好縛禿筆作擘窠大字出一幅人爭寶之家居寄道味於吟詠嘗與林光書曰舞

[illegible]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便是鳶飛魚躍蓋其[illegible]有得者在此門人賀克恭嘉魚李承箕增城湛若水南海張詡東莞林光此其燦然者也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有三萬曆初從祀孔子廟庭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也居仁年三十始棄舉子業從遊吳康齋之門久之學有進益喟然嘆曰吾草廬言人三十年前好用功阻學者進路居仁三十後工夫方親切張橫渠三十後才遇二程孔子言三十而立則後面工夫更多隱居梅溪山中聚徒講學自號敬齋曰心其

衆理主敬則心常存常語學者曰天下古今共此道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小失之則小亂大失之則大亂誠者爲王假者爲覇竊者爲姦未有捨此而能濟者儒者只是順其自然之理而已尤邃於春秋曰春秋天理之準的乃孔子之行事讀春秋便見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中國夷狄截然各止其所令之學者只從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上求道方是真實道理處家庭如在朝堂對妻孥如對嚴賓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

爲己不求人知謹于居室嚴于幽獨日有課程記一日之行事以寓存省焉衣篚食笈如也其詩曰終日觀情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欲若使稱稱生何愁五穀不熟其進學儀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illegible]能事此其畢矣所著有居業錄是時[illegible]康齋[illegible]人鳴於世受知朝廷然康齋未死後學多從[illegible]闇然自修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敬軒之後粹然一出於正者居仁一人而已萬曆初從祀孔子廟庭

論曰吳康齋以臨川一布衣宰臣推轂行人致幣天子虛左斯不亦極榮稽古之力乎江門以濂溪光霽倡起海濱餘干以程門一敬開門講授今之尊孔子者進二氏而俎豆之二先生皆出于康齋之門者也乃康齋反不得入廁于宮墻之列何耶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番禺張璝之知撫州也康齋訟弟求田公庭囚首天倫已薄講學奚裨何怪乎張廷祥之上告素王而按兵以待也今君子故無爾焉然康齋能以道學名豈乃父爲太[illegible]名師或得之延訓者深乎